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心的软着陆

我在一个“失独”家庭度过了凄惶的周末。

忽接北京作家萌娘电话：你知道生“二胎”的提案是谁先提交的吗？我刚写了这故事发给你——“叶廷芳老师的墙上咖啡”。

我看见了无助眼神里的微光。

“墙上咖啡”。有时真正震撼人的，可以是最弱、最温柔的。

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《祷告》一文让人沉思，也引发追问。什么让生命得以扩展？

有灵与肉、硬与软一路同行才好。

据说现在“文学的河流拐弯了”。我仍相信，文学是一种内心涌动的表达。

“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”史铁生一再说：写作，是探访心魂的黑夜。

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黑夜，很容易迷失在过于坚硬现实里。

悬浮于夜空的心，期待着软着陆。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## 叶廷芳老师的墙上咖啡

文/萌娘

2006年两会期间的一天，我在人民大会堂遇见叶廷芳老师，我问他带来什么提案，他说提案是“建议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”。什么？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，真想想不到一个儒雅的外国文学学者，会提出如此尖锐的民生问题。（叶老师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贯中西的“卡夫卡专家”）记得他当时说：只生一个孩子问题很多，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出现；农村更看重劳动力传宗接代，就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调；从教育方面说，容易产生家长溺爱，造成孩子唯我独尊。

现在到处都是“小皇帝”啊！我说。

这个比喻早就被民间普遍认同。他认为，人们如今对学生的普遍看法是自私、脆弱，有钱的孩子，还很奢侈。还有，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，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，现在堂兄妹、表兄妹等层次都没了，这种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……

可是，现在能说这个吗？您这个提案会不会……

没有会不来了。他很温和地一笑。

我有点担心，但是叶老师却很从容地接受其他记者采访。当天下午，我听说有几十名委员支持叶老师。那个提案是那届两会的焦点之一，引发官方民间大讨论热潮，受到多数网民赞成。后来那个提案成为著名的“叶廷芳提案”。说真的，当时我很替他捏了一把汗。那年我还采访了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，我问她对叶廷芳提案有什么看法，她说，她也知道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凸现出来。

那一些好的意见建议为什么得不到采纳呢？

可能因为条件还不成熟，缺乏可行性。她说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，每个人都有饭吃，这个事儿可不简单啊！你得替总理想一想啊！

我问她，再过多少年我们会国家会取消独生子女政策？

她说：我们这代人是赶不上了，总要有人做出牺牲。不过独生子女政策一定会取消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她拍拍我的肩说：哎，可是你不能写啊！因为咱们的国情不一样。

那年，我写了一篇报道就叫“你替总理想一想”。如今整整八年过去了，那天早晨我正在梳头，电视机里传来“只生一个不好”“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”……梳子一下子掉下来，我没听错吗？当年潘贵玉说我们这代人看不见的这天来到了吗？我的心怦然而动——是不是英雄，有时候就差几天，甚至

就是一会儿。八年前这个不敢想的问题，叶廷芳老师不仅敢想，而且还说了出来。让我们在当代中国又一次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铮铮铁骨，那正是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
昨天，叶老师发给我一个电子邮件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——

一天，我和朋友在洛杉矶一家有名的咖啡厅闲坐，品着咖啡。这时进来一个人，坐在我旁边的那张桌子旁。他叫来服务生说：“两杯咖啡，一杯贴墙上。”他点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奇，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来，但他却付了两杯的钱。他刚走，服务生就把一张纸贴在墙上，上面写着：一杯咖啡。

这时，又进来两个人，点了三杯咖啡，两杯放在桌子上，一杯贴在墙上。他们喝了两杯，但付了三杯的钱，然后离开了。服务生又像刚才那样在墙上贴了张纸，上面写着：一杯咖啡。

似乎这种方式是这里的常规，但却令我们感到新奇和不解。不过由于事不关己，我们喝完咖啡，付了钱，就走了。

几天后，我们又有机会去这家咖啡店。当我们正在享受咖啡时，进来一个人，此人衣着与这家咖啡店的档次和氛围都极不协调，一看就是个穷人。他坐下来，看着墙上，然后说：“墙上的一杯咖啡。”服务生以惯有的姿态恭敬地给他端上咖啡。那人喝完咖啡没结账就走了，我们惊奇地看着这一切，只见服务生从墙上揭下一张纸，扔进了纸篓。此时，真相大白，当地居民对穷人的尊敬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咖啡既不是社会的基本需要，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当我们享受任何美好的东西时，也许我们都应该想到别人，有些人也喜欢这样的东西，但却无力支付。再说那位服务生，他在为那个穷人服务时一直都是面带笑容。而那位穷人，他进来时无须降低自己的尊严讨要一杯免费的咖啡，他只需看看墙上。

人们提前买了咖啡，让付不起的人享受温暖。这开始于意大利Naples，现已传遍全世界。

让我们记住那杯墙上的咖啡。

我有好久没见叶老师了，他的一杯电子咖啡依然温暖。他讲的这杯咖啡，与生二胎不是一回事，却也是一回事，它们都在呼唤爱，呼唤温暖。我期待我的祖国也会有墙上的咖啡，用今年最流行的话说——马上就有。■



逸  
摄影/张余阳

## 祷告

文/张炜

因为浅薄无知，很早以前我对于祷告，常抱以游戏和嘲笑的态度。他们的这种举止究竟包含了什么，意味着什么，它与生命的关系，我却很少思索。实际上我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思考。

直到前几年，我在这个犄角上遇到了一位可敬的老人，听到了她的祷告，才感到了什么。我觉得内心有什么在摇颤。我想说，我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。这个经历甚至可作我的某种纪念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很难在宗教与迷惘之间作出判断，很难在有神和无神之间作出判断。实在讲，这种判断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。

老人七十多岁，她一生所经受的煎熬，是人类经验中所认定的那种最可怕的煎熬，不仅贫困，还有屈辱，有各种各样的挣扎。这些都难以细数，但她从未屈服，也没有简单地忍受，而是在信仰的指引下，勇敢面对。就这样，她料理好了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，帮助他们，同时也帮助了自己的灵魂。这漫长的人生经历，这种有神的岁月，使她的双眼放出明澈自信的光，那更是善良的光。

她顽强地向我作出规劝，引导我，但并没有强迫我。她是一个信徒，却并不妨碍自己与那些心中无神的人的正常交往，尤其是她不妨碍地向他们施予的善良与恩惠。

她衣着简朴，风尘仆仆地来往于城镇乡村。她蹬着一个三轮车，一口气可以行驶二十多公里，到她要去的村子里去传播认识，去传达启示。

当她的亲人病了，或者是谁遇到了艰难险阻——她的孙子、她周围的人、朋友，或者毫不相干的人，她都会在心里为他们祷告；为民族、为国家，她祷告；为天运时势，她也祷告。从巨大到细小——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，她都为之祷告。

她说：“电脑啊，电脑啊，你呀……”她用这种口气开始。当然她仍然要说到她的神，而且重要的是说到了我，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神对我的爱……她寻找一切理由诉说。

我被感动了，这感动变得越来越深长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让我相信，让我等待；她说一切都会好的，让我增强自信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让我面对这一困难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颓丧失望。

她说对了，几乎一点也没有错。

她走后，当然电脑故障仍在；不同的是由于她的祷告，我的颓丧没有了。我开始变得轻松，携上它迅速离开。

后来当然是找到了一个人，当然是他帮我排除了故障。

如果没有那个老人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，我只会弄得一团糟，会像过去一样用拳头去撞我的电脑——而因为她的缘故，我却能用慈祥的目光看着这个曾经给我很多欢乐和帮助的、辛辛苦苦的电脑。我看着它，知道它有生命，它仿佛正与我对视——它祈求我的帮助，它病了。我不能拳打脚踢一个病人，不能对它粗暴。就这样，我伴着它，坐着我们的“救护车”去找“医生”，找“医院”……这就是整个过程。

我现在进一步认定，对于时下，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完全陌生的“现代”，无论对于有神者还是无神者，祷告都是一件善事。祷告有时候是勇敢的——不，许多时候是勇敢的；祷告让人坦然、虔诚、善良。信仰本身是伟大的，我们如果陷入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，那其实是很不幸的。

信仰是多种多样的，多种形式。信仰是一种纯粹，有了纯粹也就有了信仰。在这里，纯粹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祷告：有声的无声的，有形的无形的……因为纯粹的人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，它的源泉在哪里。

正是这样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老人，记着她祷告的声音。她是我生活中的又一面镜子。

我的这个认识将使我走向深刻，而非其它。■